

初见，

你就是

我的今生

Chū jiàn, nǐ jiù shì
wǒ de jīn shēng

苏喜

著



时光遗忘了
你的名字

我愿用一生帮你铭记

☽ 初见时——

周宴北：我不会对一个女人念念不忘
倪晨：我不会让一个男人对我负责

● 而今生——

他所有的努力
都只是为了带她脱离深渊，走向光明

R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广播电台

初遇 (915) 目錄總表


初遇，初人——著喜蘇、主中出民出社、京北
2018.11、月第出第1

ISBN 978-7-101-11739-2

初見，
你就是
我的今生



著

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初见，你就是我的今生 / 苏喜著. —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8.11

ISBN 978-7-201-14017-9

I. ①初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99894号

初见，你就是我的今生

CHU JIAN, NI JIUSHI WO DE JINSHENG

苏喜 著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版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—23332469)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玮丽斯
项目监制 潘桂林
文字编辑 十三月 小辫儿
封面设计 猫禾视觉 (ALAIM 喜多丸子)
封面插画 阿翎

制版印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05千字
版权印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4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：命运相逢 | /001 |
| 第二章：顾此失彼 | /023 |
| 第三章：匆匆别离 | /049 |
| 第四章：再度相逢 | /071 |
| 第五章：心生疑虑 | /091 |
| 第六章：纠缠不清 | /111 |
| 第七章：针锋相对 | /131 |

目录

Contents

第八章：彼此猜疑 /151

第九章：他懂她的 /171

第十章：初见曙光 /193

第十一章：陷入危机 /211

第十二章：被逼绝境 /229

第十三章：过去未来 /249

番外：

你是我错过的年少光阴 /271

第一章

命运相逢

自己撞掉了，要得是这何地方有一双大眼会收。

一、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但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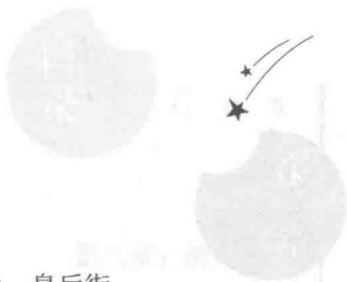
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陈真之江州南渡，其情不真，其意不真，其人不真。



奥克兰，皇后街。

天色微亮，这个时间点路上行人不多。红绿灯变换之间，周宴北打转方向盘，将车子稳稳停在酒店门口的停车位。

车内有些昏暗，他抬手看了眼时间，离约定的时间还早，干脆放平椅背准备再补一觉。

“怎么在这儿碰上她了，真是见鬼！”这时，坐在副驾驶的唐连不知看到谁，低低咒骂了一句。

唐连推了推周宴北的手肘，说：“看到前面那个女人没？就是昨晚在咱们酒吧输光钱的那个怪女人。”

唐连边说边学着周宴北半躺下，生怕被那个女人看见。而他口中的女人漠然地蹲在距离他们十米开外的地方，指间夹着根烟，一动不动。

周宴北没理他，接着闭眼小憩，唐连的思绪开始倒退。

八个小时前，倪晨醉醺醺地在酒吧里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，没想到转眼又给他遇上了。而且他当时还使了些不光明的手段。

唐连这个人平时骗人钱财的事情做多了，但他一贯认为不是自己的骗术高超，而是被骗的人智商令人着急。也因此他从不认为是

自己做错了，要怪只能怪对方没有一双火眼金睛。

周宴北以前说过，要论不要脸，唐连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。可昨晚，哦不，确切地说应该是今天凌晨，当唐连看到倪晨单薄的背影消失于酒吧门口时，居然有一种自己真不是人的感觉。

但唐连转念一想，对方不过是一个游客而已，他们也不可能有缘再见第二面，骗就骗了吧。谁料到他们居然这么有缘，转眼又给碰上了。

距离约定时间还剩下十分钟时，周宴北终于醒来。

他坐直身体掏出手机，拨通客户电话，目光不经意瞥过唐连极力躲避的那个女人。这时，听筒里传来拉长的“嘟嘟”声。

另一边，倪晨从包里掏出手机滑开了接听键，周宴北耳中骤然出现一声清晰的“喂”。他倏然眯了眯眼，不由扭头看了眼半梦半醒的唐连，嘴角扬起一抹笑意。

唐连说得不错，的确是狭路相逢。

周宴北挂断电话，下车朝倪晨走去。倪晨还有些蒙，盯着手机屏幕发呆，不知道那头怎么突然就挂断了。

周宴北走近后，发现倪晨身边还有一只小行李箱。她指间的香烟已燃了一大截，焚烧后的烟草半掉不掉地悬在空中。

“倪晨？”周宴北道。

倪晨闻言抬头，随后撞进一双黑瞳里。来人高高瘦瘦，有着很健康的小麦肤色，鼻梁高挺，眼眸深邃。两人四目相对那一刻，心里皆是一惊。

周宴北神色依旧淡然，但双眸却不自觉眯了眯。倪晨的手脚则有些僵硬。

是他吗？她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。

倪晨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前的男人一会儿，随后摁灭烟头，面不改色地站了起来，对他笑笑，试探地问道：“周导？”

周宴北抚平内心的波澜，拉过倪晨身边的行李箱，说：“我叫周宴北，这半个月你的行程由我负责，你有任何问题和需要都可以找我。”

倪晨点点头，跟他往车边走去，等上了车她才发现副驾驶座上还有一个人。

唐连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，却始终望着车前方不敢回头。倪晨也没有看他，只拢了拢披肩，安静蜷在后座望着窗外，仿佛对车里多出来的那个人并不在意。

但她毕竟是客，周宴北还是解释道：“这是公司的同事，顺路送他一程，他会在但尼丁下车，倪小姐不介意吧？”

“如果我介意呢？”周宴北话音刚落，倪晨开始有些挑衅地反问道。

她的话听似不近人情，但一双眼睛朝他看去时却隐含笑意。

周宴北跟她对视两秒，把视线转移到了唐连身上，然后不客气地蹦出两个字：“下车。”

唐连闻言挤眉弄眼，周宴北视而不见，后座却传来“扑哧”一声笑。倪晨随后说道：“我开玩笑的，出发吧。”

乌克兰的天仍旧阴沉，她这一笑让车内气氛轻松了不少。周宴北回头看了她一眼，但她早已收起笑容，再次扭头望着窗外。

大概是一夜没睡的缘故，当车子平稳地驶在空旷的路上时，倪晨的困意也渐渐袭来。她一路上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，隐隐约约能听到前面两个人的谈话声，但具体内容不清楚。

倪晨清醒时车里比早上更暗了。她坐起来，身上的披肩滑了下

去，她愣了数秒才开始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。

车仍旧开在公路上，小雨轻飘飘地拂过车窗。她看了一眼窗外瞬间呼啸而过的汽车，一转头才发现副驾驶的位置不知何时空了。

“你同事到目的地了？”说完，倪晨抿了抿干涩的嘴唇。她前面的人似乎早有预料，递来一瓶水。

在倪晨接过水后，周宴北回道：“他临时想到还有事情没办好，中途下车回酒吧了。”

“酒吧的事？”倪晨问。

周宴北抬眼看了眼后视镜里的倪晨，她一边慢条斯理地喝着矿泉水，一边望着窗外，像是随口闲聊。

周宴北勾了勾嘴角，道：“原来你记得他？”

倪晨摇摇头没回答他的问题，反而评价起唐连：“虽然有些小聪明，又爱贪小便宜，但也不算是个坏人。”

周宴北心想，她就这么给唐连下了定义，若是唐连听到一定会气得七窍流血。

说完，她重新把毛毯往自己身上一裹，又继续看着窗外。因为刚睡醒，她的长发乱糟糟地纠缠在一起，但她本人却并不在意。

窗外的风景快速掠过，天色越发阴沉。

从她来到奥克兰的那天起似乎就没碰上过好天气。第一天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季节温度，第二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第三天看天气预报原以为会好一些，没想到天气预报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。

周宴北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，淡定地说：“到了南岛兴许会好一些，这段时间北岛的天气一直不稳。”

倪晨收回视线，似有所悟地道：“你住奥克兰？”

周宴北没有正面回答：“我做这一行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，带的都是大团或小团。几乎没有人报Vip（高级会员）私人团，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我们很有缘？”倪晨眨巴着眼睛，一手托着下颚，看起来有些调皮。

“我的意思是你是Vip，也就是金主。只要钱到位了，客人的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。我家在基督城。”周宴北不咸不淡地说。

原来他是特意去奥克兰接她的。

“你在新西兰多久了？”倪晨说。

“反反复复，记不清了。”周宴北回答。

新西兰这个国家地广人稀，整个国家的动物加起来比人多，放眼望去沿途的牧场草地全是绵羊，人倒是没见过几个。

一路上的交通标识异常明显，除了游客之外，当地人将车开得飞快。周宴北絮絮叨叨地向倪晨介绍着新西兰的历史，说着说着转头见她又睡了过去。

他眉心一动，又自顾自地专心开车。

周宴北这一年的生活多半如此。接不同的游客、不同的团，走相同的路线，讲一样的历史，不管游客是否爱听，他都会例行公事，从无例外。

夜晚到达基督城，周宴北安顿好倪晨后，闪入酒店狭窄的楼梯。他兜里的手机一直在震，但等他拿出来时已经安静了。

屏幕上显示了四个未接来电，来自同一人。周宴北只看了一眼，又漠然地把手机放回兜里，屈膝坐到冰凉的楼梯台阶上。

过了会儿，他像是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从随身的资料袋里掏出倪晨报名时的资料。他反反复复看了几遍，然后颓然地垂下手臂，

起身下楼买了包烟。

酒店位于市中心，可虽说这里是市中心，但不到九点就没什么人影了，周边的商店、餐厅也纷纷打烊。

倪晨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后有些闷得慌，打算下楼四处逛逛，谁想一出门就瞧见了靠在酒店外左侧石墙上的周宴北。

天色暗黑，他指间闪着一点星火。倪晨走近了才看清，原来他也正透过从大堂折射出来的光看着她。

“车里没有烟味，我以为你不抽烟。”倪晨揶揄道，但是并没有讨厌的意味。

夜晚的风吹散她的发丝，她眉眼间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妩媚，牢牢牵住旁人的视线。

“的确没有什么瘾。”周宴北笑着道，但面色疏离。

“可以来一根吗？”倪晨漫不经心地说。

他将手边的烟和火机推给她，做出请便的手势。

倪晨看起来是个经常抽烟的人，她的动作十分娴熟，吐纳之间风情万种。

他们俩并肩靠在石墙上。酒店门口来往的人并不多，几个鬼佬从酒店门前的停车场走来，有说有笑间，甚至还吹着口哨。

吐吸间，倪晨看向周宴北。周宴北面上一派平和，眼里却似冰天雪地。

倪晨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周宴北说：“我在想，你会为什么会选择来新西兰旅游？”

“那不如你先说说你会为什么会留在新西兰？”倪晨语气俏皮，一点儿也没有和陌生人对话的疏离感，不过言语里仍保持着该有的谨慎。

初见， 你就是 我的今生

风从他们之间吹过，她笑嘻嘻地瞧着他：他五官深且端正，虽算不上特别英俊，也当得起好看二字。再加上高而匀称的身材，身后应该不乏追求者。

他也在看着她：她一脸无害，笑起来的样子像一只撩人而不自知的小狐狸。

“可能是在等一个人吧。”周宴北别过脸，双手抄在兜里，没什么表情。

倪晨莞尔，可能？

她说：“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？你们约在这里见面？”
他蓦地看向她，目光紧锁。

倪晨说：“别这么看着我，电视上都这么演。”她耸了耸肩，吸了一口烟，吞吐间摁灭了烟头。

周宴北说：“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”

倪晨说：“你是在暗示我长相普通很容易跟别人撞脸？”

话说完，她也没等他回应，只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随后脚尖一旋，转眼没入黑暗里。周宴北眸色微黯，扬了扬嘴角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之后的两天，两人的相处一直不咸不淡。

倪晨常常一个人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出神。周宴北则尽心竭力地扮演着导游的角色，一路和她讲新西兰的民俗风情。对此，她经常爱搭不理，有时候干脆慵懒地靠着椅背，闷声不语。

到达皇后镇已经是第四天的傍晚。时至深夜十二点，倪晨从酒吧出来，沿着来时的路往酒店走去。

皇后镇很小，走遍整个小镇至多不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。这里

周宴北

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游客，与新西兰其他城市相比，这里的夜晚几乎可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。

她回房经过周宴北的房间时，周宴北的房门被人从里打开，一个双颊泛红的年轻金发美女从里面走了出来。紧接着，门缝扩大，男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内，倚着门框与金发美女道别。

在金发美女离去时，倪晨下意识扫了屋内的周宴北一眼，两人视线对了个正着。

周宴北上身赤裸，腰间只系了一条浴巾，倪晨脸色一红，尴尬地笑笑。她正要转身往自己的房间去，手腕却被周宴北一把抓住。

周宴北把倪晨拉进屋内，门也随之关上。他把她压在门上，单手钳住她双手手腕，另一只手则撑在她身侧，仔细打量着她。

周宴北的目光幽远深长，嘴角似笑非笑。倪晨呼吸微喘，脸色一僵。

两人四目相对，气氛逐渐变得暧昧。

倪晨脸颊处的温度在不知不觉间上升，周宴北慢慢靠近她。他在她身上闻了闻，戏谑道：“你到底喝了多少酒？”

“周导，我是你的客户，这不是你对待客户该有的态度吧？”倪晨竭力保持镇定。

她挑眉生气的样子像一个努力装成大人的小孩，对他产生不了任何威慑力。

“你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房间外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”周宴北云淡风轻地说。

倪晨脸色瞬间一变，紧紧咬住嘴唇。

她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了，刚才在酒吧喝酒的时候，居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周宴北。她跟他的牵扯明明并没有那么深，可却忍不住

去探究他的一举一动。

明明他的眉间全是疏离和冷淡，那是一种从骨子里带出来的情感，只是她竟然被这种情感吸引了。

倪晨忽然伸出双手，圈住了周宴北的脖子，故意呵出一口气，打在周宴北微露诧异的脸上，一脸的得意，仿佛一个做恶作剧得逞的孩子。

“倪晨，我们真的没有见过面吗？”周宴北抬手捋过她额前的散发，又问了一遍。

“周宴北，我说过了，这个梗已经不新鲜了。”倪晨也反唇相讥道。

“可我却觉得，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。”周宴北故作深沉道。

低沉的男声滑入耳里，他的眼神也带着明显的窥探。

倪晨看着这双眼，觉得他眼里似乎有一种魔力在吸引着她，可每当她想看得更深时，周宴北又会及时地竖起一道屏障，将她阻挡在外。

倪晨笑了：“我究竟有多像你那位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？”

周宴北顿了顿，说：“我说过你们长得像吗？”

“那你到底在试探什么？”倪晨昂起头问道，努力掩饰内心的紧张。

他的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动作仿佛都能牵动她的情绪。她突然觉得空气渐渐稀薄，想转身逃离这里，可双腿却不听使唤。

周宴北眯着眼睛，再次俯身凑近了些。倪晨急忙向后仰，只是她忘了自己早被抵在门上，结果后脑勺“啪”一声撞在门上，疼得发出“嗷”的一声。

此时，周宴北的脸已经近在咫尺。两人的身体几乎贴在了一起，而他上半身赤裸，暧昧得令她脸红心跳。

突然，周宴北抬手撩起倪晨的长发，视线状似不经意地掠过她的后颈，随后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皇后镇可是新西兰的最佳艳遇地，你喝酒的时候就没觉得有鬼佬盯着你看？”

话说完，倪晨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周宴北便突然放开了她，打开门把她往外推去，又笑眯眯地说了句“好梦”。

眼睁睁看着房门关上，倪晨半天没回过神，觉得自己刚才像是做了一场梦。

屋内，周宴北套上浴袍，在沙发上坐下。

她们两人之间的轮廓的确有些像，就连五官都惊人的相似。可他认识的那个人后颈有一块红色的小胎记，而倪晨没有。目前的两个证据都显示他认错人了。

他记得当年分开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，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人的相貌也会发生变化，但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如此相似的人吗？

周宴北拿起在沙发上震动的手机，来电显示是他那位律师朋友谢尔东。他接通电话，漠然望向窗外。

“周宴北，你前几天怎么不接我电话？”电话刚接通谢尔东就问道。

“忙。”周宴北懒洋洋地扔出一个字。

“我前几天碰到沈听的父亲了。”谢尔东扔下一个重磅消息。

周宴北眼神微微一沉，屏着呼吸等待下文。可就在这时，对方也沉默了下来。

片刻后，谢尔东迟疑道：“你不会连沈听都忘了吧？你待在新

西兰不就是为了等她吗？”

沈昕这个名字闯进周宴北耳里时，他一时怔住，少女的娇俏在脑中一一浮现。他们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，可谁知他随口附和的戏言，她却当了真。

不知是不是他和谢尔东的确很有默契，上一秒他才想起她，下一秒这通电话便进来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从不是个对自己诚实的人：“嗯？谁说的？”

“你小时候还允诺过人家要娶她的，该不会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吧？”

“小时候随口说的话也能当真？你小时候还说过长大要当科学家，现在不也变成一个只认钱不认理的混混律师？”

谢尔东懒得同他掰扯，立刻转了话题：“沈昕的父亲看上去老了很多，我记得我们读书那会儿他还神采奕奕的。阿宴，你说沈昕该不会是嫁人了吧？可嫁人了也不该消失这么多年啊，当年连着沈家也一起消失了，这件事怎么想都觉得奇怪。”

周宴北的目光沉了沉：“他没有说沈昕的事？”

谢尔东也觉得奇怪：“我问了好几次都没问出结果，每当我提起沈昕他就顾左右而言他。但我确定沈昕就在国内，她妈妈生病了，她怎么也不可能走太远。不过她真的完全没跟你联系？她小时候那么崇拜你。”

“小时候的玩笑话你要拿来做呈堂证供吗？”周宴北捏了捏鼻梁，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倪晨的脸。

“周宴北，要我说你这人有时候也挺没意思的，你要是真对沈昕没想法，为什么留在新西兰？”

他闭上眼，静了一会儿才道：“尔东，你帮我调查件事。”